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出版

足本 兒女英雄傳 (全一冊)

毛

定價大洋七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
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本書特點

世人每把兒女英雄，看作兩樁事情；本書卻能糾正其誤，首回開宗明義就標明了「有了英雄至性，才成就得兒女心腸；有了兒女真情，才作出英雄事業！」這兩句話，也就是全書的本旨所在。這是特點一。

從來講到英雄事業，總以漢高祖爲巨擘，講到兒女心腸，總推唐明皇爲魁首。本書卻把他們來推翻，祇稱許女媧氏和釋迦牟尼佛，能將兒女英雄，英雄兒女兼備於一身，眼界自是高極。這是特點二。

言情小說最易犯的毛病有二：一是肉麻，一是淫穢。本書獨能力矯斯弊。這是特點三。

能仁寺一段，爲全書最有精采之處，沒有個人看到這裏不眉飛色舞的。然而這還不算什麼，最屬難能可貴的，在此事勢非常緊急之際，仍能處處顧及各人的身分。這是特點四。

尋常舊小說每祇寫一些浮面的事情，即算了事。人之所以詬病舊小說者也在此。本書處處都能作內心的描寫，使之表裏如一。這是特點五。

本書於布局一事極爲注意，故全書均有呼應，漏洞極少；又喜故作險筆，步步引人入勝。這是特點六。

本書所有主要人物，悉屬之性情中人，故其所遇悲歡離合之局，也益極喜怒哀樂之致，足以引起人們很深的同情。這是特點七。

本書雖爲消閒性質之小說，卻處處教人腳踏實地做事，實爲閱歷有得之言，不得以含有教訓的意味而少之。這是特點八。

本書凡所立言，處處準之天理人情，一毫不涉虛偽，故祇覺其真切，而不覺其迂腐。這是特點九。

本書每於莊言之後，繼以諧談，使書中空氣時時變換，調劑得甚爲適當。這是特點十。

兒女英雄傳考

一 本書的作者

在本書的緣起首回中，就標明了，這部書是燕北閒人所著；這是凡屬本書讀者都應該知道了的。但是，這所謂燕北閒人也者，究竟又是何許人呢？據馬從善的序中說：

『兒女英雄傳一書，文鐵仙先生——康所作也。』

那麼，這燕北閒人，大概就是文康所用的一個別號了。按文康爲滿洲鑲紅旗人，氏費莫，生於清道光年間；關於他的身世，馬序中也曾述及了一些道：

『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——保次孫，以資爲理藩院郎中，出爲郡守，涪攢觀察，丁憂旋里，特起爲駐藏大臣，以疾不果行，遂卒於家。先生少席家世餘蔭，門第之盛，無有倫比；晚年諸子不肖，家道中落，先時遺物，斥賣略盡。先生現處一字，筆墨之外，無長物，故著此書以自遣。……』

馬氏和作者生於同一時代，又設館於他家最久，這一番話大概是可信的。如此，關於作者的這個問題，總算已有上落案，不必再去搜討什麼的了。

二 寫此書的動機和目的

至文康的所以寫是書，也是很容易知道的，言其動機計有二：其一，因處境的窮困及無聊，著書聊以自遣，正與曹雪芹的作紅樓夢同一情形；其二，正如馬序中所說：『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，而抒其未遂之志。』書中的安驥，大概即其所自況；否則，即因諸子之不肖，致使家道中落，特地反寫一跨轡的安驥，聊以快意，而出出胸頭的憤鬱之氣吧？

除了上面所說的二個動機之外，他的所以寫是書，還有上一個絕大的目的，那就是欲爲一般族人吐氣。這因爲紅樓夢其時正在風行，一般人都以爲這書是在指斥着族人，一時頗引爲話柄，這在一般族人很是覺得有些不堪的。所以他在本書中卻竭力的爲族人擡高身分，顯然的和紅樓夢取對壘的形勢，讀者們祇要是略略留心一些，大概就可曉得出一點端倪來吧？

三 紀獻唐的索隱

馬序中又云：

書中所指，皆有其人，余知之，而不欲明言之。悉先生家世者，自爲尋繹可耳。據此，書中人物，併非悉爲烏有先生之流；惜馬氏當時不肯一明言之，致現在相距已遠，雖欲尋繹，已是無從尋繹的了。不過，書中所說的那個無大不大的紀獻唐，卻就是年羹堯，我且把蔣瑞藻在小說叢考證八中的一段話載在下面道：

「吾之意，以爲紀者，年也；獻者，曲禮云：『大名羹堯，』唐爲帝堯年號，合之，則年羹堯也……其事迹與本傳所記悉合。」經他如此的一詮解，則紀獻唐之即爲年羹堯，竟和頑鐵鑄成一般的了。

四 續集非出一手

本書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，顯名思義，可知全書共有五十三回；即在馬序中，也是這般的說。

不過，現已殘缺不全，所存者祇四十回了，所幸，一些緊要的關目，在這四十回中，都已一一有了交代；此後即再寫下來，無非一些夫榮子貴俗不可耐的事情，那是想都想得出來的。付之闕如，我倒反爲本書稱幸的了。

何物僧奴，又作續集三十二回，文意並拙，且未完，說是再有二續待刊，計其時，大概是在光緒二十年間，而在北平刊行的。

二四，五二，若狂於上海。

原序一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；書契之興，經尚矣。作經非聖人初意也，皆有所爲而作，不得已於言也。故易之作，爲闡天心之微也；書之作，爲觀天道之變也；詩之作，爲通人心之和也；禮之作，爲大人道之防也；春秋之作，爲合天人事，以誅心維道，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，上紹歷聖作經之心，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。嗣是經變爲史，龍門子長，司馬溫公晦翁諸人，皆因之。此外代有作者，顧已得失參半。時至五代，世無達人，正史而外，稗史出焉。

稗史，亦史也，其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也，何獨不然！然世之稗史，充棟折軸，懷心貴當者蓋寡。自王新城喜讀說部，其書始浸浸盛；而求其旨少遠，詞近微，文可觀，事足鑑者，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、水滸傳、金瓶梅、紅樓夢數種。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，邱真人見元門之不競，借釋教以警元門，意在使之明心性，全軀命，本誠正以立言也；水滸傳、金瓶梅、紅樓夢，同爲治人之書，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，予盜賊以魏朝臣，意在教忠，本平治以立言也；一則王鳳州痛親之死冤，且慘義圖復仇，雪恥，又不得手，仇人而刃之，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，設爲穢言，投厥所好，更酖其篇頁，思有以中傷之，其苦心苦於臥薪吞炭，——是則意在教孝，本修身以立言也；一則曹雪芹見簪纓鉅族，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，承恩衍慶，託假言以談真事，意在教之以禮與義，本齊家以立言也。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者也。聞嘗竊計之，願安得有人焉，於「誠正」「修齊」「治平」而外，補出「格致」一書，令我先親爲快哉！繼復熟思之，數書者，雖立旨在「誠正」「修齊」「治平」，實託詞於怪力亂神——西遊記其神也，怪也；水滸傳其力也，金瓶梅其亂也，紅樓夢其顯託言情，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——格局備矣。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「誠正」「修齊」「治平」而外，補一「格致」之書哉？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。吾有友一人焉，無他嗜好，但好讀說部，所見且甚夥。吾一日以前說質之，吾友曰：「有是哉！大學「格致」一章，而今亡矣，誠未易言！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，不有所謂曰：「常與德輿治與人者，一不又一格局乎？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」一書，厥旨頗不謬，是特借語近齊東之野，還以質之吾子，子其云何？」吾受而讀之，其書以天道爲綱，以人道爲紀，以

性情爲意旨，以兒女英雄爲文章。其言天道也，不作元談；其言人道也，不離庸行；其寫英雄也，務摹英雄本色；其寫兒女也，不及兒女之私，本性爲情，援情入性。有時談詞諧趣，無非借優彈爲鑑影，而指點迷津；有時名理清言，何異寓唱歎於鐸聲，而商量正學。是殆亦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者也。

吾不圖吾無意中，果得於「誠正」、「修齊」、「治平」而外，快說此「格致」一書也！吾友以爲妄，曰：「子真有嗜痂癖者矣！試即以子之言證之。」西遊記誠爲「自治」之書，不與餘三書等。餘三書者，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，金瓶梅以斷傷而終於潰敗，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，是皆託微詞伸莊論，假風月寓雷霆，其有裨世道人心，良非鮮淺；以視是書之遊談掉弄，詎足與之上下牀哉！且人不幸而無學，鑄經無福修史，退而從事於稗史，亦云陋矣！更假名蜚語，以文其陋，予以爲每況愈下，但供噴飯也，何「格致」之足云！吾正告之曰：『君言左矣，是殆不然！夫大學之所謂「格致」者，非僅萍實商羊之謂，謂致吾之知，即物而窮其理也。人爲萬物之靈，窮理必從人始，彼水滸諸書，以皮裏陽秋爲旨趣，其說理也隱而微，是書以眼前粟布爲文章，其說理也顯而現。修道之謂教，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面數粉，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爲當頭喝棒乎？且如西遊記、水滸傳、金瓶梅，亦幸遇悟一子，聖嘆、竹坡諸人，讀而批之；中人以下，迺獲領解耳。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，一批，世遂多信爲談情，乃致誤人不少。何況怪力亂神，聖人不語，忠孝節義，萬古同歸，以是爲遊談，——遊談何害？且如太史公良史也，不諱揮金殺人。孟子，亞聖也，其罕譬焉，引人入勝者，立言尤多談詭。何有於燕北閒人，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！』吾友聞之，始囁然而笑，愀然以思，默然不語。

嗟乎！近俳近優，都堪惹厭；談空談色，半是宣淫！醒世者恆墮狐羆，說理者輒歸腐障！自非苦口，何能喚醒癡人；不有婆心，何以維持名教？至借筆墨而代哭，志亦堪悲！果通呼吸於大空，天應欲泣；君真健者，尙一聲長嘯，譜成幾疊清商，僕本恨人，早三歎廢書，洒落滿襟熱淚。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。雍正閑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，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。

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，其卷端額曰：「正法眼藏五十三參」，初以爲釋家言，而不謂稗史也。展而讀之，見爲燕北閒人撰，爲新安畢公同參，爲觀鑑我齋序，均不知爲何許人。其事則日下舊聞，其文則忽諧忽莊，若明若昧，莫得而究其意旨，一笑投之度閣間，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。

久之，慮遂果蠟腹，檢出偶一翻閱，乃覺稍稍可解；又研讀數四，更於沒字處求之，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，若明若昧者，言非無所爲而發也。噫！傷已惜原稿半殘，缺失次爰不辭固陋，爲之點金以鐵，補綴成書，易其名曰：「兒女英雄評話」，且弁數言於卷首云。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，東海吾丁翁識。

原序二

兒女英雄傳一書，文鐵仙先生——康——所作也。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——保——次孫，以賢爲理藩院郎中，出爲郡守，治摯觀黎，丁憂旋里，特起爲駐藏大臣，以疾不果行，遂卒於家。先生少席家世餘蔭，門第之盛，無有倫比；晚年諸子不肖，家道中落，先時遺物，斥賣略盡。先生塊處一室，筆墨之外，無長物，故著此書以自遣。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，而國家典故，先世舊聞，往往而在。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，故於世運之變遷，人情之反覆，三致意焉。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，而抒其未遂之志歟？

余館於先生家最久，宦遊南北，遂不相聞。昨來都門，知先生已歸道山，訪其故宅，久已易主。生平所著，無從收拾，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，亟付剞劂，以存先生著作。嗟乎富貴不可常保，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，重遭窮餓，讀是書者，其亦當有所感也！

書故五十三回，回爲一卷，蠹蝕之餘，僅四十卷可讀，其餘十三卷，殘缺零落，不能綴輯，且筆墨卑陋，疑爲夫已氏所續，故竟從刊削。書中所指，皆有其人，余知之，而不欲明言之。悉先生家世者，自爲尋繹可耳。時光緒戊寅陽月，古遼閭圃馬從蕃偶述。

兒女英雄傳

總目

本書特點……………編者	兒女英雄傳考……………趙茗狂	原序一……………觀鑑我齋	原序二……………吾了翁	原序三……………馬從善	回目……………四十一回	緣起……………一回	正文……………四十回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回 目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緣起首回 | 開宗明義 <small>評英雄</small> | 兒女 |
| 第一回 |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| 引古證今演說 <small>天理人情</small> |
| 第二回 | 沐皇恩特受河工令 |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|
| 第三回 |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|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|
| 第四回 |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|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|
| 第五回 | 小俠女重義更厚情 |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|
| 第六回 | 雷轟電掣彈斃兇僧 |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|
| 第七回 |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| 冷月昏鐙刀殲餘寇 |
| 第八回 |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| 摘鬼臉談笑藏淫娃 |
| 第九回 |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|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|
| 第十回 |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| 識良緣橫刀聯佳耦 |
| 第十一回 |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| 防暴客諄切付離弓 |
| 第十二回 | 安大令骨肉敘天倫 |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|
| 第十三回 | 敦古誼集腋報帥門 | 修儒人姑媳祝俠女 |
| 第十四回 |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|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|
| 第十五回 | 泗合歡義結鄧九公 |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|
| 第十六回 |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|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|
| |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| |
-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七回 |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| 借驢弓設計賺俠女 |
| 第十八回 |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|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|
| 第十九回 |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|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|
| 第二十回 |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|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|
| 第二十一回 | 回心向善買懷賣刀 |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|
| 第二十二回 |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| 完大事矢志卻塵緣 |
| 第二十三回 |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| 圖好事嬌嗔試玉郎 |
| 第二十四回 |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| 破冰斧正言彈月老 |
| 第二十五回 |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| 安老爺誦列女傳 |
| 第二十六回 | 櫻舌如花立消俠氣 |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|
| 第二十七回 | 踐前言助奮伸情誼 | 復故態佯嫁作嬌嬈 |
| 第二十八回 |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| 寶硯離弓完成大禮 |
| 第二十九回 |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| 酬素願翁嫗赴華筵 |
| 第三十回 |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|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|
| 第三十一回 | 新娘子悄驚風竊魂 | 懸老翁醉索魚鱗瓦 |
| 第三十二回 |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| 豬大娘得意離筵酒 |
| 第三十三回 |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|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 |

- 第三十四回 胖執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
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
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醺酒酬師
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陳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

-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參遇窮途客
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雙傑翁九秩雙生子
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眞辛事穩抱小星欄

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

俠烈英雄本色，溫柔兒女家風；兩般若說不相同，除是癡人說夢！

兒女無非天性，英雄不外人情；最憐兒女又英雄，才是人中龍鳳。

八句提綱道罷，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，初名金玉緣，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，又名日下新書，篇中立旨私言，雖然無當於文，卻還一洗穢語淫詞，不乖於正，因又名正法眼藏，五十三參，初非釋家言也；後經東海吾子翁重訂題曰：『兒女英雄傳評話』，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。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：他幼年在塾讀書，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裏，他讀到子書，一章偶然有些困倦，便把書丟過一邊，也學那聖門高第隱几而臥，才得睡着，便恍惚間出了書房，來到街頭，只見憧憧擾擾，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。兩旁歧途曲巷中，有無數的車馬輻輳，冠蓋飛揚，人往人來，十分熱鬧。當中卻有一條無偏無倚的蕩平大路。——這條路上，只有一個瘦骨銳頭，鬢髮根根上指的，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。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，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途，苦於自己在他背後，等閒望不着他的面目，就待一步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，不想他愈走愈遠，那條路愈走愈高，眼前忽然一閃，不見了他，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裏來了。沒奈何一個人踽踽涼涼站在雲端裏，一望才看出雲外那座天。原來雖說萬變萬應，卻也得一縱一橫；縱裏看去，便是宗動天，日天，月天，水天，火天，金天，木天，土天，二十八宿天，共是九天，橫裏看去，便是舞上天，四人天，忍利天，堅首天，持鑒天，常橋天，福生天，福受天，廣來天，大梵天，梵輔天，梵衆天，少光天，光音天，無量光天，少淨天，徧淨天，無量淨天，善見天，善現天，無想天，無煩天，無熱天，無邊空處天，無邊識處天，無所有處天，非想天，非非想天，色究竟天，須臾摩訶天，兜率陀天，樂變化天，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，共是三十三天。他到的那個所在，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。卻說這座天，乃是帝釋天尊，悅意夫人所掌，掌的是古往今來，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。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，那燕北閒人，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，一同瞻仰。只見那天宮現彩，寶殿生雲，仙樂悠揚，香煙繚繞；左一行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；右一行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；階下列着是白旛黃鉞，彩旗朱幡，金盞，銀盞，紫芝盞，映日飛揚；龍旗，鳳旗，月華旗，隨風招展；雕弓羽

箭，飛魚袋畫着飛魚；玉輦金根，馴象官牽着馴象；飛電馬，追風馬，跨上時電捲風馳；龍驤，虎賁，用着他龍拿虎跳；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，靜悄悄的，分列兩邊。殿上龍案，頭設着文房四寶，旁邊擺着一個硃紅描金架子，架上插着四面硃紅繡旗，旗上分列着「忠孝節義」四個大字。一時仙樂數聲，書閣開處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手提寶爐，焚着白檀紫降，引了那帝釋天尊，悅意夫人出來。那天尊頭戴攢珠嵌寶冕旒，身穿海晏河清龍袞，足登朱絲履，腰繫白玉鞶，那悅意夫人不消說，自然是日月龍鳳襖，山河地理裙了。身後一雙日月宮扇，攸攸着出來。那時許多星官神將，早排列在階下。只聽得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只見班部叢中，閃出四位金冠朱轂的天官，各各手捧文冊一卷，上殿奏道：「今日有人間兒女英雄，一樁公案，該當發落，請旨定奪。」早有殿上官官接過那文冊，呈到龍案上。天尊閃目一看，降旨道：「這班兒發落他閻人，也去，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，才免得怨天尤人。但是天機不可預洩，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，叫他各人一看，然後發落。」值殿官領旨。早有一簇人，擡過一座金鑲玉琢，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。寶鏡安頓完畢，天尊便把那架上的「忠孝節義」四面旗兒發下來，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，捧到階前，向空中只一展，但見憑空裏就現出許多人來。爲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，裝束得七品京堂樣子，同着一個半老婆婆，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。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，又是兩個絕代女子——一個豔如桃李，凜若冰霜；一個裙布釵荆，端莊俏麗。還有一個朱纓花袞的長官，一個亦面白髯的壯士；又是一個齋妝後婦，兩雙中年老年夫妻，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。後面隨着許多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蠢的俏的，都俯伏在殿外。天尊發落道：「爾等此番入世，務要認定自己行藏，莫忘本來面目。可擡頭向天人寶鏡一照者。」衆人擡起頭來一看，只見那寶鏡裏，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，又次後便見鏡裏大放光明，從那片光裏，現出許多離合悲歡，榮枯休咎的因緣來。大衆看了，也有喜的，也有怒的，也有哀的，也有樂的；這個揚眉吐氣，那個掩目垂頭，鼓舞一番，歎息一番。看的多時，只見那寶鏡中，金光一閃，結成一片祥雲瑞霧，現出「忠孝節義」四個大字。衆人看了一齊向上叩首，口中齊祝聖壽無疆。那殿頭官把旗兒一展，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，愈走愈遠，墮入雲中，不見蹤影。悅意夫人向天尊道：「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，可謂「歡喜慈悲」。只是這班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雖然各人因果不同，天尊何不大大施法力，昭中呵護，使他不離而合，不悲而歡，有榮無枯，有休無咎，也顯得天尊的造化，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。天尊意下何如？」天尊道：「夫人，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，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，護衛的爪牙。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，還要看他入世後怎

的個造因，才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。況這氣數有個一定，就是天作的，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？你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，看這椿兒女英雄公案，霎時好耍子也。」悅意夫人道：「請問天尊：要作到怎的個地步，才算得個兒女英雄？」天尊道：「這一兒女英雄」四個字，如今世上人，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，兩椿事，誤把些使用氣力好勇鬪狠的，認作英雄，又把些調脂弄粉，斷袖餘桃的，認作兒女，所以一開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，兒女情長，某某兒女情薄，英雄氣壯，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，才就得兒女心腸，有了兒女真情，才作出英雄事業。譬如世上的人，立志要作個忠臣，這就是個英雄心，忠臣斷無不愛君的，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。立志要作個孝子，這就是個英雄心，孝子斷無不愛親的，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。至於「節義」兩個字，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婦朋友的相處，同此一心，理無二致，必是先有了這個心，才有古往今來的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，武死戰，才有大舜的完廬浚井，泰伯的逃至荊蠻，才有郊祁弟兄的問答，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，才有漢光武，嚴子陵的忘形，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，沒有一毫矯揉造作，淺言之，不過英雄兒女常談，細按去，便是大聖大賢身分。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，卻也頗不容易。只我從開闢以來，掌了這座天關，縱橫九萬里，上下五千年，求其兒女英雄，英雄兒女，一身兼備的，也只見得兩個。一個是上古女媧氏，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，不忍見那青天缺陷，人面的不同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，補好了青天，便完成了這劫，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覆載，拈了一撮黃土，端正了人面，便畫一個黃會至西會，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，從兒女裏作出這番英雄事業來，所以世人才號他作神媒。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，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，不許波斯匿國那些婆羅門外道，擾害眾生，妄干國事，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嚴富貴，立地削髮出家，明心見性，修成個無聲無色，無臭無味，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，任那些外道邪魔，惹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，把那些外道，普化得皈依正道，波斯匿國國王才落得個國治身尊，波斯匿國眾生才落得個安居樂業。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，元配得證法華，善侶都轉法輪，子弟并登無上，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，所以眾生都尊他爲大雄氏。此外三代以下，秦不足道也。講英雄第一個大略雄才的，莫如漢高祖。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，統一四海，全盛的時候，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，手提三尺劍，從芒碭斬蛇起義，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，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。究竟稱不起，何也？暴秦無道，羣雄併起，逐鹿中原，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，連合攻秦，約先入關者王之。漢王乘那項王燒咸陽，弑義帝，降子嬰，東蕩西馳的時候，暗暗地裏間道入關，進位稱王。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腳色，枉費一番氣力，如

何肯休？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，舉火待烹，卻特特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。替漢王設想，此時正該重視太公，輕視天下，學那竊父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欣然，樂而忘天下的故事。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？即不然，也該低首下心，先保全了太公，然後布告天下，問罪興師，合項王大戰一場，成敗在所不計，也還不失爲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。怎生公然說：「我翁即而翁，而欲烹而翁，請分我一杯羹。」幸而項王無謀，被他這幾句話牢籠住了，不會作出來。儼然萬有一失，他果然譴違台命，把太公烹了，分杯羹來，事將奈何？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，斷然不敢下手，兵不厭詐，即以君之矛，還置君之盾。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漢王豈不深知？豈有以父子天親，這等賭氣鬪智的，所以禍不旋踵，天假呂后，變起家庭，趙王如意死在鴆毒，戚夫人慘極人處，以致孝惠不祿。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，枉作了英雄事業，才遺笑千古英雄。再要講到兒女一個情深義重的，莫如唐明皇爲了一個楊貴妃，焚香密誓，私語告天，道是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。這番恩愛，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。究竟算不得，何也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，把個楊貴妃寵得佚蕩驕縱，韓薄不修，那楊貴妃的來歷，倒也不消提起，致傷忠厚。獨怪他既有個梅妃，又想着楊妃，及至得了楊妃，便棄了梅妃，又不能終棄梅妃，以至惹下楊妃。自己左右的兩個人，尙且調停不下，又丟下六宮佳麗，私通三國夫人，除了選色徵歌之外，一概付之不聞不問，任着那五王交橫，奸相當權，激反胡奴，漁陽兵起。他卻有賊不討，轉把個不穩的天下，丟開不問，帶上個受累的貴妃，避禍而行，及至弄到兵變馬嵬，六軍抗命，卻又束手無策，不知究奸相，貞驕帥，斬驕兵，眼睜睜的着着人，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個寶貝，活活逼死，弄壞在彼。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話，豈忘之乎？況且春秋通例，法在誅心。安祿山之來，爲楊貴妃而來，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？唐明皇之走，也明知安祿山爲着楊貴妃而來，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才不辭蜀道艱難，護着貴妃遠避。及至貴妃既死，還瞻顧何來？自然就該王赫斯怒，撥轉馬頭，誡安祿山之首，懸之太白，也還博得個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給天下兒女吐一口氣。何以又三郎郎當，三郎郎當，愈走愈遠，固無怪肅宗即位靈武，不候成命，日後的南內西內，左遷右遷，父子之間，愈爲弄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。就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，無多受享，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，萬古羞名。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之兒女情腸，才哭壞世間兒女。可見「英雄兒女」四個字，除了神媒大雄之外，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，風流李二郎，尙且消受不得，勉力不來，怎的能向平等衆生身上去全責備？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，人間堯舜在上，仁風化雨所被，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，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，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，成一篇人情

天理文章，點綴太平盛事。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，寶鏡高懸，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。」悅意夫人聽了，一一領會，一切天人，皆大歡喜。祇見天尊把龍袖一擺，殿頭官才喝得聲退班，那燕北閒人耳輪中，祇聽得一片喧嘩，喊道：「捉捉捉！」隨着便是地拆山崩的一聲響亮，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腳，一個立足不穩，早從雲端裏落下來。一跤跌醒，卻是一場大夢，睜開眼來看看，但見院子裏一班逃學的孩子，正在那裏捉迷藏要子，口裏祇嚷道：「捉捉捉！」面前卻立着他同硯的一個新安舉生，手裏拿着一方戒尺，拍的那桌子亂響，笑嘻嘻的叫道：「醒來醒來，清天白日，卻怎的這等酣睡？」他道：「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，不曾聽得完，卻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。」說着，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，雲端裏的情節，詳細告訴了那舉生一遍。舉生道：「先生不在館，你看他大，家在那裏捉迷藏，捉得好不熱鬧，我正要拉你去一同頑耍，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裏的夢話。快來捉迷藏去。」說着，拉了他便走，那閒人也就不覺，也就變成不可朽也的一堵叢土之牆，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，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。列公牢記話頭，祇此正是昏迷，迷而不覺，也就變成不可朽也的一堵叢土之牆，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，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。列公牢記話頭，祇此正是那個燕北閒人的來歷，併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的原由，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話的緣起。這正是：

雲外人傳雲外事，夢中話與夢中聽。

要知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，這班人作的是樁甚麼事，怎的個人情天理，又怎的個兒女英雄，這回書才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，但請參觀，便見分曉。

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

兒女英雄傳的大意，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，不再重敘。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，一班甚麼人，出在那朝那代，列公靜聽，聽說書的慢慢道來。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，遠不講漢魏六朝，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，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。我們清朝的制度，不比前代，龍飛東海，建都燕京，萬萬朝宗，一統天下，就這座京城地面，聚會着天下無數的人才，真個是冠蓋飛揚，車馬輻輳，與國同休的，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，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州蒙古漢軍八旗，內務府三旗，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，何止千門萬戶，說不盡的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這都不在話下。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，有一家人家，這家姓安是個

漢軍世族舊家。這位安老爺，本是弟兄兩個，大哥早年去世，止剩他一人，雙名學海，表字水心，人都稱他安二老爺。論他的祖上，也曾跟着太汗老爺征過高麗，平過察哈爾，仗着汗馬功勞上頭，擢了一個世職，進關以後，累代相傳，京官外任都做過。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，世職襲次完結，便靠着讀書上進，所喜他天性高明，又肯留心學業，因此上見識廣有，學問超羣，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。怎奈他文齊福不至，會試了幾次，任憑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會不上一名進士！到了四十歲開外，還依然是個老孝廉。儒人修氏，也是漢軍世家的一個閨秀，性情賢慧，相貌端莊，針黹女工不用講，就那操持家務，支應門庭，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。祇是他家人丁不旺，——安老爺夫妻二位，子息又遲，孀人以前生過幾胎，都不曾存下，直到三十以後，才得了一位公子。這公人生得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伶俐聰明，粉妝玉琢，安老爺疼惜人十分疼愛，因他生得白淨，乳名兒就叫作玉格，單名一個「驥」字，表字千里，別號龍媒，也不過望他將來如「天馬雲龍，高飛遠走」的意思。小的時候關煞花苗都過，交了五歲，安老爺就叫他認字號兒，寫順硃兒，十三歲上，就把四書五經念完，開筆作文章作詩，都粗粗的通順。安老爺自是喜歡，過了兩年，正逢科考，就替他送了名字，接着院考，竟中了個本旗批首。安老爺太太的喜歡，自不必說。連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師，會同案，謁官拜客，諸事已畢，就埋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。那時候公子的身量，也漸漸長成，出落得目秀眉清，溫文儒雅，祇因養活得尊貴，還是乳母丫鬟圍隨着服侍。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，東西兩廟，不肯教他混跑，就連自己的大門，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，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，也是裏頭嬈嬈媽，外頭嬈嬈爹的跟着。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腴腆，聽見人說句外話，他都不懂，再見人舉動野蠻些，言談粗魯些，他便有氣，說是下流沒出息，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，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，竟比個女孩兒來得還尊重。那安老爺家的日子，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，也還有祖遺幾處房莊，幾戶家人，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，仗着這位太太的操持，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。他家的舊宅子，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，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，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。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，因晚年好靜，更兼家裏人口稀少，住不了許多房間，又不肯輕棄祖業，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，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，爲的是房子既不空落，那些窮苦本家人等，也得省些房租。他自家卻搬到墳園下去居住。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，這地方叫作雙鳳村。——相傳說從前有人見兩隻彩鳳，落在這地方山頭上，百鳥圍隨，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。——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，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，就在這地裏闢了一塊吉地，作了墳園，蓋了陰陽